白鹿書院志

白鹿書院志卷之十三

星子縣知縣毛德琦原訂
署南康府事周兆蘭重修

藝文

御書閣記　　　　安世鼎

康熙丙寅

皇上御極之二十有五載也治隆三代建邁百王武功振而四海澄清文德敷而萬方於變士多操縵安絃之樂野有家給人足之風議禮考文垂千秋之令憲逖方省斂洽德姓之歡心受正朔者已極雕題鑿齒之

衆頌盛德者不假瑤環銀甕之詞郅隆之盛亘古以
來所未及也臣安世冒猥以樗質持節西江察吏安
民而外仰見
皇上崇儒重道之盛心凡有興文造士可以敷揚
聖化者勉力圖維與効萬一之私伏查南康府屬廬山
之麓有白鹿書院原係唐太子賓客李渤讀書之地
宋初置書院頒賜九經及朱熹知南康軍疏請勅額
經書塑奉先聖先賢列像聚徒講學而規制益弘自
是以後代有興替我

國初前撫臣蔡士英亦加修葺近復漸至廢頹遂檄令
前任提督學政按察司僉事臣高會同布政使臣
張所志按察使臣孫蘭分巡饒九南道副使臣查培
繼公同討議專委南康府知府臣周燦鳩工庀材重
爲修理於是廢者葺之傾者補之應創置者增飭之
若殿宇以妥先師堂廡以居師長號舍以處生徒倉
庖以備日用以及亭臺爲觀瞻之美橋梁爲往來之
需不踰時而煥然一新乃延南豐鄉紳臣湯來賀以
主洞事開筵授講四方之士負笈而至者以千百計

彬彬乎極一時之盛矣復蒙
皇上允臣所請
勅賜
御書扁額經書隨復檄令南康府知府臣周燦於書院內
東南爽塏之地起建
御書閣一座供奉
欽頒書籍以昭敬愼之忱乃檥梢鳩飭之工亦僅兩月告
竣時同襄其成者見任提督學政按察司僉事臣何
棅督理驛道僉事臣王克善分巡贛南道僉事臣丁

煒南康府同知臣陳琨通判臣甯立隆星子縣知縣
臣趙世福分董其役者南康府經歷臣劉從恩照磨
臣胡發也臣竊惟自古帝王凡發一令行一事非但
立法制於一時亦以垂顯庸于後世我
皇上以濬哲之德建中和之極君道與師道而並著治統
偕道統以同昭今書院之興雖在一方傳之史冊于
百世而後頌
皇上之聖神文武者玆亦其一端也不有紀載之文何以
風示奕禩臣不揣固陋謹拜手稽首序次其事而系

之以銘銘曰兩儀翕化五精遞運海潤日輝帝乃出
震
聖祖
神宗功高德峻重熙累洽皇圖丕振爰及我
后惟睿作聖既奏武功亦敷文命一人作則萬方以正庠
哉皇哉於斯爲盛微臣持節巡廁江潯仰承
聖化遜稽儒林白鹿呦呦洞闢山岑功成入告悚惶彌
深
帝曰俞哉惟汝所請乃命禮臣偕洛秘省寶篆焜煌琅函

彪炳遥望五雲光涵萬景州地飯時飛閣傑構五老
倚檐西湖環毙朝日出林晚烟迷岫名山勝迹大江
之右臨川綵筆豐城寶劍
天章所被景物爭煥賓客書屋知軍講院九叠屏風另
開生面羣工鏘鏘兆姓翼翼欣逢盛典曠代無二春
干秋羽禮明樂備多士思皇名教樂地堯日文思舜
日文明帝德光華異代齊聲矗矗鼎負萬古鴻名巨
山並峙蠡水同清

宗儒祠記　　楊廉

南康白鹿書院有宗儒祠焉祀濂溪周夫子考亭朱夫子暨勉齋黃氏以下凡若干人云祀之之義何居周夫子嘗爲守于此朱夫子旣嘗爲守而又興建書院于此者也勉齋以下皆嘗講學于此者也蓋非有關于書院則不泛及匪諸儒則罔不混施也於戲儒之道大矣爲天地立心爲生民立極爲往聖繼絕學爲萬世開太平斯其儒之謂乎二夫子人儒也眞儒也勉齋以下諸儒也賢儒也書院之教其來尚矣所以講明而切磋者儒之道而已三綱五常吾身之所

綮也四端萬善吾心之所統也五經四書作吾之階梯也諸子百家資吾之辯駁也羣居終日潛心乎儒如射者之必至于中的如行者之必期于赴家旦望瞻仰必如圖說所謂定之以中正仁義而主靜洞賦所謂明誠其兩進敬義其偕立而日加勉焉此外復以直鄉諸儒之著述寘搜而博考焉于以反覆而精思之于以勇往而力行 以其不至于儒吾不信也審如是則此祠固所以爲報抑豈不足以爲勸哉舊祠惟二夫子其推及諸儒則前提學蘇公伯誠及加祠

額以宗儒而大書之則後提學邵公國賢二公之于書院極有意于與之邵公謂諸生之來遊者曰非罷科舉進取之念無輒至此其所以待學者不淺矣記之所以爲來者告

宗儒祠記　　李夢陽

宗儒祠舊名三賢祠三賢祠者祀唐李賓客宋周朱三公者也故皆木主弘治間江西按察司僉事提學蘇公止模周朱二公像于中而遷李賓客主于別室及副使邵公爲提學則又以嘗從朱子講學于洞者

十四人從祀之故曰宗儒祠十四人者林擇之蔡沈黃榦陳宓呂燾呂炎胡泳李燔黃灝彭方周耜彭蠡馮椅張洽也其詳書院姓氏志廖陽謹按宗本也法也又尊而主之也大凡爲之本而可法使其尊而主之者皆曰宗故山曰岱宗水曰宗海大君曰宗子家之嫡曰大宗皆言尊而主之又爲之本而法之也其學也則各以其趨而歸之者爲宗如史記道者宗清虛陰陽者宗羲和法者宗理名者宗禮墨者宗墨而謂儒家者順陰陽明教化游文六經留意仁義宗孔

子以重其言于道最爲高者是已夫歸而趨之者亦以爲之本而足法焉耳以爲之本而足法則必尊之以爲之主尊之以爲主則各是其是彼得與我爲峙而角立于是吾之所謂宗者或幾乎熄矣故曰孔子沒而微言絕孔子沒百餘年幸而孟軻氏起焉孟軻氏沒千餘年又幸而周朱二公起焉自周朱二公起于是天下始了然知有孔孟之傳莫不趨而歸之夫然後吾之宗若山之岱水之海國之大君家之嫡雖有不尊而主之者不可矣故曰周朱者儒之宗也且

人孰不欲爲聖賢然興境則必遷遷斯變變斯雜則流于清虛陰陽法名墨諸家故有始雖了然知孔孟之傳而終或入于禪者如游酢是也今學于斯者誤而見吾夫子及孟氏又見周朱二公誠惕惕者有省也曰吾何舍此而從彼于是流者歸雜者一變者定遷者還眞猶趨嫡趨君趨海趨岱者之爲是誰之力然哉故曰周朱者儒之宗也或問張程諸公不祠曰二公者此其過化之地而朱子實爲章明洞學主則是宗也周倡之而朱成之也

忠節祠記節文

田琯

蓋余並闢洞門門與新復道既落成乃周回遊覽見三賢祠門之左側有室一間制甚湫隘額曰忠節祠詢之爲祀漢孔明晉淵明二先生云祀不知何所助或謂鹿洞之名有山曰臥龍岡以其名之似諸葛公居也故牽率祀公于此而以鄉之先賢陶公配是祠所由名哉然尚未有專祀春秋丁則選其主以合祭于先賢祠已復歸故所蓋沉滂乎沿習之日久矣余聞言愀然曰此苟道也何名爲與盡圖所爲變置之乃

諆別營高敞地令其傍可置二家相度宮墻之右得
與區焉可闢爲祠宇于是誅茅伐石鳩工欽材聿新
堂構有房有廊有庭有門繚以墻垣甃以甎堊飾以
丹雘不數月而工告成乃吉蠲迎二主入祠而議割
洞租爲歲祀費春秋祭以少牢者爲令庶幾哉可藉
手以示崇尚而于世道人心或有當歟

延賓館記　　　　　　　　　　　　　胡居仁

潮陽李公齡既新白鹿洞書院置學田延師儒聚英
俊拳拳以德行爲教揭朱子學規以示學者好古學

義之士自公卿以至巖穴之賢來遊是洞者接武聯鑣公欲立館以延賓客而重用民力至戊子冬歲稔民安乃於農隙興工木石之費皆公捐已資未嘗有毫末歛於民始事於仲冬畢功於孟春所以佐其事者同知譙公讚推官沈公瑛檢校黃君恭後十三載居仁來洞傷李公之亡惜譙公之去遂而記之

重建貫道橋記節文　　陳敏政

白鹿洞書院前有門曰貫道門南數武有石橋跨澗亦以門名考郡志書院有石橋三曰流芳曰枕流曰

貫道而國初金華王公禕遊書院記云書院燬已十五年樹生瓦礫間大且數圍前有石橋曰濯纓曰枕流書院所存者獨此二橋而不及貫道蓋其廢久矣天順戊寅春余修書院往視適鄉貢進士李昊與其徒數人讀書院中請於余曰是橋値貫道門實書院正路也修書院不可不復此橋乃命橋近居民覓圯石於澗得三之二喜曰是易爾又得石工廬陵張文禎欣然以爲已任經始於二月庚子再越月而成視舊加高三尺有奇下有巨石恐其阻派水而有損於

橋也徙而去之並塑先聖四配像於禮殿李周朱三
公像於前祠而書院之觀悉復其舊矣

貫道門由禮門記節文　　胡居仁

書院舊有貫道門與櫺星門並西數十步成化巳亥
歪興書院司訓方文昌董其事新復立門於延賓館
前曰由禮在櫺星數十步東於是師生出入多由貫
道賓主揖讓則在由禮

貫道門橋記

白鹿書院舊有貫道門門外有橋名亦如之莫詳門

之所自廢至國朝則別啟延賓門門之內即講藝堂其西爲明倫堂又西爲禮聖殿又西爲宗儒祠而忠節祠在儀門側貫道橋當宗儒祠之前其規制大畧如此顧延賓門雖當兩山交處乃不數武即石澗淵畔不一二尺即高山壁立且立亭其上扼狹逼促于門若壓焉橋仍故處而亦已圮矣橋與門左門與峰左非所以顧秀而鍾靈也歲己丑余視學江右首按南康則與郡太守田君謀徵南昌布衣章潢主洞借諸生究極身心之學太守及其寮寀月必再會剖析

疑義竟日而還布衣則數爲太守言鹿洞正門未足應山川風氣遐想紫陽之舊當不如此太守然之一日隨步至櫺星門停望者久之見前山蜿蜒形馴而俯其旁之轡環若弓其上之横若几其下之平若砥而遠山三疊從雲間微微起與我若相主賓焉太守瞿然謂布衣曰此間脉承五老面望三台背倚來山之巔意昔其門于此乎布衣唯唯太守于是庀材鳩工速門之成遷宗儒祠于東以與西之講藉堂並而門外則伐木爲橋跨橋爲亭仍題其額曰貫道志

古也巳又易忠節祠復射圃亭于橋西蓋蔚乎增鹿洞之奇矣逮余再至則見洞門新闢亭橋咸建博士弟子環橋門而觀聽者近百人余乃歎曰道以人弘人以地傑山靈之顯晦亦斯道通塞之機也惟茲洞肇于李賓客而顯于紫陽先生當時四方從遊之士若林黃呂蔡諸君子粹然一稟于正何其逮肖哉則山靈之贊助不少矣國朝世大夫過化茲土者代不之賢顧兵燹之後所修葺未必盡故址獨太守用布衣言立復數百年湮沒之蹟豈非一大奇事哉後之

履斯橋而入斯門者儻亦有應山川之靈而追紫陽之盛者乎余有望焉因次第而記之太守田琯延平人時萬曆十九年六月望日

獨對亭記節文

鄧實

宏治辛酉夏六月實奉部視學至南康白鹿書院勝在五老周覽之餘欲爲亭以對之步自南岡歷東崖得地丈餘其平如砥其崇如壇竊亭宜於此諸生從者曰此文公先生舊遊也俯觀崖石有風泉雲壑四字仰而西望五老當前若拱若揖若趨若降若在咫

尺可延致與語寶欣然喜曰此眞吾意乎雖然五老
之勝有目者共觀而非公莫之能當亭成衆以名請
名曰獨對重公蹟也或謂峰以老稱不獨以秀以奇
而以其壽是五老者天始與始地終與終壽孰對之
謂公獨焉何居寶聞諸孔子仁者樂山山以氣凝而
理行其中泉石土木無所非仁惟仁故靜惟靜故壽
凡山皆然而高且大者則尤至焉公仁者也純博中
正德與山協爲鎭爲嶽五老之對固其所哉君子觀
其進退語默從容暇豫旣得公之靜矣則其化遠功

深表儀流澤與孔子無窮其爲壽對諸五老又有能
信之者況公前後代有寓賢何莫不具一節至要其
大孰與公比非公獨對誰其偕之是以危登極眺覽
天下之至奇雄辭勁筆發天下之至秀彼以其五公
以其一出象入神形於舞蹈斯固公之餘事而所以
作對者亦在是矣抑豈惟是哉公仁且智登斯臺也
又嘗反而東顧深測長江至於滄海皆公之五老也
寶生也晚幸讀公書見公所對如從公焉敢用窺測
記于亭中試諗諸五老其亦以寶爲知公歟

按舊封亭即勘書臺遺址其下水石相搏文公愛之號爲小瀑布者是也李山長建鳳泉雲壑亭又名巢文瀾

大意亭記　　唐龍

南康之野緊昔有洞距洞數里五老峰峙焉峰蓋洞之勝郡之巨觀也惟是唐李渤隱於洞飼白鹿以嬉今洞堙矣五老峰故巖巖然中峰卓立旁四峰並侍而夾持之宋淳熙中子朱子知南康軍嘗即洞遺墟糞除營葺任道于中暇日望五老峰登焉陟降惟性游息以時峰于是乎重正德庚辰夏予小子行諸郡

縣首謁洞學既出問所謂五老峰者林莽鬱然隱隱莫之辨從者指曰某處客嘗建獨對亭以覩盍從之亟起陟巔而已乃攀崖循隴渡澗越壑忽得平砥焉五老躍如於前寻迎之曰峰在是矣既而仰若可挹跂若可及無幻形無瞞象信所謂洞之勝郡之巨觀也而今而後庶其見大意哉豈天遺之以待吾人而寻小子顧幸有遭乎是誠宜亭或曰無不從者曰崖可伐或曰無材曰麓可採或曰工不足曰洞稼可易然則無糜於官而民勿病哉郡長吏張愈嚴倅林寬

曰諾越三旬亭乃成夫太虛無用以道爲用道無體以物爲體故太虛道之根乎不亦隱哉物道之器乎不亦顯哉卽隱顯之間洋洋然物而非物可見而不可狀者夫所謂大意也今夫峰堅者石也潤者土也而其宜陰陽布四時生百物則大意存焉耳豈惟峰哉凡川斯逝鳶斯戾魚斯躍日月斯照糠粃瓦礫亦莫不然夫何士洸洋自恣百姓呿呿吁吁噫晦也久矣君子由學而之敬由敬而之誠之明敬以主之明以照之誠以要之夫然後道之大意觸之於物得之

守身契之于心又奚惑焉苟不敬不明不誠則泰山在前猶聵聵耳而道乎哉此實洞之遺敎也然則斯亭豈直爲山川之迹雲物之景耳目之玩可知也

六合亭記　李夢陽

傳曰上下四方是曰六合是亭也登之而見上下四方亭在白鹿洞廻流山上是山也四面嶄峭而其上平始予登之而見上下四方也謂知府章曰斯作亭請名予曰六合哉知府章退而謀諸工工曰山高四風毒曰撼蝕霜雪西北之颷亭非石爲柱易摧也會

報有石柱六臥于匡廬江之來柱稜而也而如其柱
數于是亭制準柱而數而成六以合豈非天下一至
奇至怪事哉是亭也左關彭蠡五老在右諸足以名
矣而不之名者彰六以合也亦大是亭焉爾何也孔
子登泰山而小天下志非在山也是故六合者天下
之義也人之言曰登不高見不遠古今登泰山者多
矣何獨孔子登而小天下哉譬諸以量受物視其巨
細爲容誠非其人也登之而見五老彭蠡之在前不
駭焉而恥者亦鮮矣烏能有上下四方不能有上下

四方猶能曰小天下故曰彰六以合者亦以大是亭也孟子曰萬物皆備于我矣人之始非與聖姝也然卒不之大者非係于見不見哉故見之遠者登必高徒高者非能大者也故予之大是亭也又以俟夫能大者來焉爾亭正德六年冬落成厥知府章之功再踰年予復來登之而知府陳霖從蓋知府章亡踰年矣章劉氏惇信有惠政隆慶州人也予不欲泯其功故及其爲人

釣臺亭記

李夢陽

李子遊于白鹿之洞顧山歷澗谷嶺合沓石灘茂林適杪秋之交風行瑟瑟颼颼回視五老峰垂在几榻于是灑然而樂也曰佳哉山矣乃與諸生泝澗摩崖履石而上捌蘚考刻步自院門西百步有石突如危如仰而聯之鐫曰釣臺俯之湾泓魚躍諸生曰此往者釣魚處也李子曰吁佳哉乃命郎其上作亭焉亭成李子遊于其上諸生從李子俯仰良久喟然而嘆曰夫子今乃知釣可以喻學也諸生曰夫釣與學同乎李子曰夫釣者飭竿絲綴芳餌兀坐盤石之上凝

精斂志沾沾而聽聘聘而覩期取必獲蓋饑需之餔而渴俟之踮也乃竟日而不得一魚神荒氣沮投竿踽踽而歸路詠溪謌天日向暮諸生以為苦耶樂耶衆皆蹙額弗懌曰苦矣李子曰假令以四海為窰明月為鈎以虹蜺為絲以崑崙為磐石凌雲駕鶴超出天地倒覩日月鈎無不獲朝臨巨鼇暮餌修鯨則汝願之乎衆皆掀眉而喜曰願哉然無能焉李子曰夫釣以魚學以道故踞磐石兀坐竟日期取而必獲者計功者也假天地以為釣亟涎于不可必得者騖遠

者也計功者泥穚遠者虛夫泥與虛不可以得魚而
况于學乎是故君子以仁義爲竿以彝倫爲絲以六
藝爲餌以廣居正位爲磐石以道德爲淵以堯舜禹
湯周孔相傳之心法爲漁日涵而月泳之至而後取
不躐其等不計其必積久而過大小畢獲夫然後道
可致也是以君子身處一室而神遊天地矣夫然後
以磐石爲崑崙丈絲爲覽寸鉤爲月溪壑爲四海鯫
鮎爲鼇鯨此所謂一貫之道也故曰釣可以喻學諸
生乃斂色平心再拜而謝曰聞教矣書於石爲記

思賢亭記節文　　曹忭

歲己酉冬余奉上命按江右越明年春蒞止南康按事少稀偕兵憲馬孔養史文直少叅鄭宜濟牟于海僉憲許應顏曾子亨暨諸從官往觀鹿洞先賢過化之地維時春暉方蕩景物初妍加以泉石娛心斯文會合聊乘一日之暇俯仰山靈道情甚洽余從諸生謁聖殿過賢祠坐文會堂澄慮息想窅然天光雲影眞共徘徊也已乃出戟門歷釣臺六合降觀枕流石蹟復從文會堂觀洞中石鹿盤旋洞口出左側躡級

上登山巖周有平地四方圍丈許諸生指五老峰所在儼然見之乃顧諸君曰此可亭諸君曰可易名之余曰仰止高山景行先哲安得弗思名以思賢可乎諸君曰可乃兵憲馬君檄郡推任子讓輩經理其事北及其材郡守劉子廷誥繼至益董厥役踰載告成煥然增新焉或曰學以志乎聖人之道思聖可也何賢乎余曰考亭夫子聖學之的傳也志考亭卽願學孔子之意也不此之思而妄意高遠爲鑿空超悟之說反之身心茫無所歸着甚肆爲浮議而訾朱學爲

支離正東萊所謂未闢周張之門庭而先有王氏高

自聖賢之術其流之弊必且相趨于偽而于世道風

教豈云小哉故余名亭之義獨有在于考亭而願履

斯地登斯亭學斯洞者將朱學之是明而昌大之共

肆力于踐履篤實之學以馴至乎美大神聖之域不

必遠有所慕而厭舊喜新操戈入室也作思賢亭記

太極亭記　葉雲礽

濂溪先生嘗官于南康越百餘年而晦庵先生繼之

就唐李渤鹿洞舊址仍建書院其後數毀數復迄于

今規制備矣院垣之外亭基置焉不具述其繚于垣

者鹿鳴亭踞其左後明倫堂喻義亭踞其右後文會

堂獨闕其中余謁濂洞學徐步聖殿之後捫蘿而上數

百武得平砥地方丈許可亭也去左右亭武畧相當

乃規地奠基鳩工庀材亭焉岡巒周遭四顧一碧五

老若拱揖于西阜爾山隱見萬松間露三峰于松杪

若髻溪流汾潏石激之齒齒有聲草木競姿魚鳥悅

性遥與高美亭相主賓旁二亭稍俯亞兩翼其下而

此亭巋然在中諸生羣請名因以太極名之生有攝

衣而前者曰太極之義何居得無以左右分陰陽而中為極耶余輾然笑曰若將決裂陰陽掊碎太極乎太極陰陽一而二二而一者也徇其象則滯融其意則神談何容易余試妄談之若妄聽之非有極不可問不可問即極非有極不可見不可見即極極不可聞而能聞聞極不可見而能見見試言亭之間嚶嚶喓喓淲淲颸颸蟬咽挹吹猿蟰狐嘷極耶試言亭之見崖嶂巃嵸草木蒙茸怪石蹲虎橫矼臥龍極耶試言亭所聞見之變萬狀怒號倏咽倏于雲霞絢彩倏

卷舒榮落色五鳥聲鳴殊極耶擴而亭之外之所聞所見疇非極耶更擴而亭之外之所不及聞不及見疇非極耶約之而不聞不見歸然一亭而已矣亭一極而已矣吾非不知極之爲精而故粗言之離粗無精也若離粗爲精精特與粗對耳精與粗對烏乎言精夫可聞可見者粗也聞闖見見者精也可聞之外更無聞聞可見之外更無見見直寄耳于其所寄者尋其所以寄者而不可得姑卽所寄者以名之故天下之物盡寄也天下之物盡極也吾夫子以前極

散寄于萬物而極之名未立自夫子傳易剏爲太極之名而極寄于名矣濂溪先生有圖而極寄于圖矣晦庵先生有解而極寄于解矣余偶建是亭而極亦寄于亭矣庸詎知夫精之不爲粗耶庸詎知夫粗之不爲精耶庸詎知夫亭之不爲極耶庸詎知夫極之不爲亭耶名亭爲極不爲蕞吾亭名極于亭不爲藐吾極此超見聞合精粗之說也苟謂亭之非極也而不得以極名之則不啻解屬駢枝圖屬筌蹄卽太極亦爲强名也而况于亭亭耶極耶精耶粗耶眞耶寄

耶顧問諸二三子掉頭曰弗知還以問諸余掉頭曰弗知二先生與吾夫子逝矣不得問其問諸五老之峰諸生退遂援筆記之

喻義亭朱陸同然記　　許子偉

余入洞讀朱陸二先生所爲宣諭吾夫子喻義之旨有慨于中擬造喻義亭于文會堂後麓扁之曰朱陸同然諸士友問其說說曰義也者自有天性來已然喻義也者自有聖學來已然二先生安得不然安得不同哉夙傳象山尊德性晦翁道問學爲之徒者至

分門別戶互侵牴牾若鑿枘不相入後學遂謂朱陸異造衛道之士乃肆爲論辨調停其異而强歸之同余竊疑焉夫二先生學聖人者也聖人之道一而已矣何至背馳若是已取象山書讀之則未嘗不道問學矣已取晦庵書讀之則未嘗不尊德性矣已又取所謂無極太極之辨反復讀之止于一時章句意見之偏而未嘗不歸一于太極矣居則曰朱陸同哉乃今睹象山發明驗義痛快人心晦庵書而傅之鑴而示之所爲指初學之關鍵而啓叔季之壓迷如合符

券毫髮不爽安得不曰朱陸同然哉第余竊深有感矣朱陸之時去孔孟之時已遠今之時去朱陸之時亦遠富貴功名之胃淪肌浹髓惟利是趨沉溺者恐復不少即使朱陸生于斯時一引髮而拔之一抑壓而驅之不知遂能令自知愧否能令之愧而遂能令之反求其然否能令然其所然不然其所不然否出乎彼必入乎此離于利必嚮于義余無似正知迷而反嚮畏影而却走之時也豈乎朱陸之同然孔孟之同然也先天後天前聖後聖其不然而愧愧而求其

必然者亦同然也是則余立亭之意也

陟岵亭記　　方文

陟岵亭者南康太守徐公伯羽之所建也公家于池陽距南康不三百里萬厯閒袁九淙先生守是郡輿起洞學聘舒碣石先生爲之主四方來學者甚衆于時太公希夷亦負笈來受書洞中凡三年始歸歸一年而公生焉公少穎異不類羣兒爲文援筆立就多夙悟識者謂其鍾白鹿之秀云後果以選舉爲此邦牧而太公尚徙迎養郡齋時乘小輿出郭指白鹿洞

日此吾所書遊處也徜徉泉石間竟日忘返野老猶
有識之者卽欣然造廬把酒道故率以爲常又五年
太公捐館舍公以憂行濆行之日搆亭于鹿洞左側
顏曰陟岵志所瞻也屬其友方文記之夫人子于親
琴瑟書策且猶致敬曰手澤存焉爾況其平生讀書
聞道之地乎吾聞太公才氣縱橫馳騁文苑屢不得
志於有司去而從戎非其所好乃及見其子爲此邦
牧高車駟馬出入都會稍舒其鬱抑之懷非天之巧
于報施也哉昔蘇老泉攜二子軾轍遊廬山寓圓通

寺山僧為作一翁二季亭以張之老泉沒後子瞻復來遊正値其先君忌日手書寶蓋佛偈以識不忘陟岵之意殆猶是耶公又曰不孝承乏南康雖五載然吏職糾紛不得數至白鹿與諸生切劘甚恨今解任歸安厝先君後當復來此讀禮其中講求性命之學或者無忝我所生乎予謂此不朽盛事也丹崖翠壑實聞斯言願公他日勿忘之是爲記

獨對亭銘　李夢陽

獨對亭者白鹿書院亭也在書院東枕流橋北崖上

爲朱子舊遊處其下則峻溪湍瀨衝縱乃其崖下廣
而上砥陟而西向適與五老峰對又崖間鐃風泉雲
壑宇大如斗亦向西故曰獨對云獨對者前副使提
學無錫邵公所名也詳見其所自記後十年而余來
陟其亭夫獨言之孤也對者主賓也方吾之未來則
所謂五老者固謂吾賓也及其來也陟亭而對之則
吾非若主耶何也亭吾亭也夫亭不無嘗一往而一
來曰獨對何也大化流行而不停往者去之來者至
之我既主之則雖謂爲獨對不過矣自有茲峰也周

匡氏漢嚴下老人唐李白氏李渤氏率皆來率對宜
皆冃獨然而邵公不與也其言曰仁者壽五老峰壽
夫子仁是宜獨對方我爲之主對固我也其往也不
謂我獨也此其人高下之倫造詣淺深次第學術端
邪之等不于斯而占哉且匡氏嚴下老人吾不知其
何人矣然而白也余知其文也渤也余知其節也夫
二者猶不得獨與峰對然則來主是亭也盍亦思所
以獨對者已矣余昔從邵公講道許下今二十餘年
矣不謂繼官而同地均業其職有兹來也自顧才下

詣淺志雖端而履邪力于亭今郎主也然逆知來者
一不與也孔子曰我欲仁斯仁至矣願及茲勉焉以副
許下之盟乃爲亭銘巖巖五老若翔若垂堂其東南
我亭對之惟混沌初磅礴賦形彼得其崎我得其靈
其靈其崎一元所爲曰靜曰壽仁者如斯於穆巖洞
嶺廻溪環桂松盤盤學宮是基鼓篋摳衣四方攸歸
弘本立教爰自考亭人退跡存崖鑱熒熒如日如星
邵子爰搆獨對斯肇於徽紫陽執並而當淙淙者澗
有源有泉不有哲民疇開我先五峰巖巖永斯在斯

跡殊理同哲其我師作銘于亭來者式思

白鹿書院志卷之十四

星子縣知縣毛德
署南康府事周兆

藝文

鹿洞新田記

虞集

南康白鹿書院山長柴實翁誦其郡守崔侯之言曰昔者斯洞在南唐時學者之盛猶至數百人宋初固不待言及夫文公作而興之以講道其間其規約之要被乎天下學者嚮往以爲宗焉此其所建立又非吾人所能及者異之不敏假守兹郡誠不敢以學校

爲綏於聖人之道誠亦知所尊信而求之能學也思行其所以爲教者而求之能爲也然而繕其廩餼使其師弟子得安於治其業饋力雖不足猶庶幾可能乎乃視學田之入而節縮其冗泛計其資之積可易民田百畝實翁之未至也教授王肖翁實攝書院之事乃能親行田間視其肥磽去取之故所得皆上壤夫侯之意王君之務田之始入皆不可無記願刻其事於石嗚呼朱子之書學者盡家藏而人誦之矣其於聖賢之傳爲學之要本末始終毫分縷析無復餘

蕴使窮鄉下邑獨學特行之士苟能玩而習之思而得之體而踐之及其久也猶可以入聖賢之域況乎有明師良友相先後之討論問辯以求其正觀感契會以推致其極者乎此其人固何待於人之食而後用也雖然侯郡守也書院郡之學也自侯爲之者當如是耳來者其勿負侯之心也哉侯名翼之字鵬舉燕山人歷官多美政守斯郡也二年矣通練樂易敏勤堅信民無隱情庭無留事其用民力也若增石間繕郡治非必當爲者不爲也是以事集而人不知擾

至治初元之詔命司臬事舉天下守令之最江西部使者牟某舉侯政績著明考二十五事後使者怯烈察之如考併以上御史邦人士請像侯而祠之侯亦莫能止也其得民如此王君金華人其大父師勉齋黃氏柴君番禺人其父師雙峰饒氏皆不忘其世學故併書之

洞學田記　張元禎

白鹿書院有田十五頃世遭兵燹院毀田淪無籍可稽迨我朝田則不及二頃學憲蘇伯誠謀諸侍御王

元善同寅陸用節沈廉夫沈文進乃檄郡守劉邦泰
撤故院而新之又謀諸侍御陳秉衡以養士不可無
田適郡之開先寺僧爲徭役所併稱貸不足乃出田
四頃六十畝求售焉陳君計值償之繼而泗州寺亦
以開先之故出田求售數縮十之一陳君知爲沃壤
償之倍其值經營貿易則濟二守重玉林節推伯材
之勤焉其幾十頃蘇君懼世遠年湮乃磨石命記之
并列田稅籍所隸與其頃畝之數于碑陰昔崇安令
趙彥縱取僧田二頃入于學宮使學爲忠孝者得以

修其業紫陽頌其務一而兩得信矣古今相去三百餘年事之默相符合有如此者夫士之藉田以養道之藉士以興其義一也三代盛時野無無田之夫家無不學之人故道與治隆風動千載其後田不井授士之養無所出故院有田則士集而講道者千載一時院無田則士難久集院隨以廢如講道何陳君有功于道也博且久矣陳君名銓秉衡其字湖南永州人

宗濂義田記　　鄒守益

白鹿洞于四書院尤顯南唐時給田以贍生徒考亭請額給書置田于谷源卧龍庄嗣是名卿碩流宣教敦俗四百餘年歲拓代增計星子都昌建昌新建四邑凡二千三百餘畝而宗藩未有入者嘉靖乙卯秋饒藩永豐王朱厚爋以所置都昌柳氏田聚訟租額輸田于白鹿洞凡二百玖十二畝歲入紫陽倉租穀計四百三十二石以養俊髦而杜爭怨當道議追價償疏辭弗受于是分巡李一瀚以達于陳中丞洙吳柱史遵嘉其義行有司大書報國養賢四字以旌之

而王判府思敬賢田田畝側甲墳圖制籍仍鐫石以
垂永久遺俾徵言于洞守益愛而讀之嘆曰是舉也
貽三善焉高皇帝表正萬邦復二帝三王綱常暨列
聖熙熙嘉靖我萬邦天錫純嘏本支百世率履繩蹈
矩輕利而競義見豐芑貽謀之臧焉蔭封世祿徼福
佛老捐厚貲重寶而兆斬茲獨隆儒重道誓守初志
以靜言庸違爲恥見好善擇術之端焉當道之始也
追租給償據法袪奸而終也旌淑樹風敦實貽久見
敷政崇敏之周焉是可以詔來學矣二三子發軔之

始敬事後食于三善可以無愧尚有光于先哲其可
畝佃甲勒諸碑陰

宗至養士田記節文　　敖　銑

嘉靖乙卯江藩瑞昌王府朱拱榣者以祿餘所易寺田七十八畝六分移于洞中以贍諸生白于巡撫蔡克廉巡按高鏞僉曰可遂以事授之分巡李一瀚撤南康署縣事推官任讓遣洞生告銑曰此義舉也屬予記之以垂遠銑曰噫宗室其賢乎夫緇流何爲大往往以田贍之今易寺田以養士其義利之辨蓋深

待鼓而知者竊聞之宗室志學而好士吾子嘉之有
篤志好學之諭則其賢豈所謂不踐迹者耶是故田
之入非爲名也彼誠欲藉是以報國然則入斯洞
斯學受斯養者可徒然哉必以明道修身爲已任
天下國家爲己責若游學業洵濂洛諸君子中與出
而有爲庶幾不負乎宗室爲国養賢之舉爲吾贊
否則所養非所用所　我所養之田亦贅　執
謄屬書之以告天同　若田畝之數　在
可稽焉

新置都昌洞田記節文　　鄭廷鵠

嘉靖癸丑春代巡同野蕭公惠臨白鹿授諸生敬學大義直欲以身爲教又慮念學徒旣廣先置田租穀未足需給義取贖金二百而檄南康府同知汪伊增置膳田以贍士使得終業豈非率人以道而使之敬共朝久毋累其志乎汪君敬承雅志竭心計勘買得元辰和瑤隴田六十六畝八分一厘就以白鹿書院立戶于都昌縣四十五八都九甲收籍其二一應差徭如例蠲免昔人有言養士之術不在乎豐在乎不費

焉爾不費之道不在乎大在乎不窮焉爾令之書院既爲之擇師而聚矣而又益田以需之計畝而入學徒不必濡手也謂非惠而不費者假之歲月而歲有所蓄月有所給可以優游涵泳而無裹糧告之辭而去之者矣謂非養而不窮者乎

復洞田記　　陳文燭

萬曆八年江陵柄政嚴禁僞學詔毀書院江西多創建悉在毀中白鹿洞巋然獨存蓋魯殿靈光也洞在匡廬五老峰下與鄱陽石鼓嶽麓並雄宇內昭代益

重之洞田計貳千叁百餘畝議濟邊得價肆百肆拾
餘兩留備祀典者僅叁百畝士解散去存空名也萬
曆十二年廟堂議復書院江西復者半洞田在新建
者肆百貳拾貳畝入南昌正學書院在建昌者壹千
壹百畝價存司庫會中丞餘姚陳御史盐都朱端人
並列倡明正學下復田之議文燭典司事右使宋公
應昌學使沈公九疇咸謂國家莫大乎養士若入太
倉直稱米耳給買者價而洞田遂復守道王公橋巡
道顧公雲程贊而行之南康太守潘君志伊新洞志

學使公屬余言以傳永久陳公歎曰斯田也剝而復者也物無剝盡之理故易曰復其見天地之心乎孔子以顏氏之子庶幾于復而孟氏以禹稷之功並天地者同之其心之謂與干祿如師聚斂如求短喪如予是類而厲遊而㐫非復也千載議焉禁僞學而無其實與禁詩書毀鄉校者等耳烏得而禁之顧學者勿入于僞而使人竊禁之之名是吾道之與與故曰學古有獲若農服田力穡乃亦有秋偉哉茲舉幾于貞珉告後之造士者是年正學書院田亦復而學使

公爲記樹南昌府萬曆丁亥夏日

清復山田記

但貴元

鹿洞廩田租肇于宋寧理問而極盛于熙朝弘正之際幾百千年真道脉延續之一樞哉迩厄于江陵故相比洞之産悉損值與民爲市故豪奸覬野鹿豕之互相逐獵當是時廟貌齋廂如故而命下戒嚴士納履而去耳幸天子俞言官請洞得議復乃松陵少東潘侯守南康嗣武周朱鋭意鳩工葺宇歸星子都建之田不問片洞學燦然什復七八士始得課兹地修

聖賢學術道故藉以興矣已而摟剔弊竇諸產業復
而未盡歸者如星子所可睹記爰率洞生戴策獻夏
之謨但啟元吳道長等白于巡臺孫公是時潘侯覲
北乃移其議于郡貳福淸李公而專屬其事于郡理
舒公公先世文淸公嘗遊學北而宋陸遂慨然瞻于
先生之遺而思紹厥祖又仰副我潘侯崇儒興道之
意隨購嘉隆以前督學崆峒李公志及理郡徐公冊
據所載廬山卧龍岡胙骨壠棲賢廢寺場等處皆隂
僻弗通爲諸奸挾併公曰是可不嚴覈哉乃屏從

舁肩輿偕洞師周行寶徑越數武而過山甄渠與而步所在按峰峒志名訊故老核官民之實歸田地山伍拾畝有奇而上其績于當道其他寄庄外郡者更謀次第而復猗與公績懋矣抑知公所以興復意乎夫諸名賢後先創拓豈獨印證山水哉余試思之道本故有則洞產也其汨沒于多方世味則影侵之豪貪也今洞產中葉幸復還于舊二三子無亦相與務正學循正道以還我所固有學成而用若田之穡而有秋也庶于洞可無媿哉若多士迷厥修復徒以浮

靡記誦而恬然饜于官其若公所以屬望者何鹿洞溪山靈勝而周朱遺教未泯必有不屑余言者余幸綮一時修復之盛因推公之意而進諸士以聖賢之學也公諱九思號膺亭浙奉化人蓋文靖公璘孫云

復洞田記 節文

于孔兼

洞處彭蠡之濱跨匡阜之麓流澗潺潺有聲修徑盤紆田塍遶匝逶迤而入則殿宇森嚴廊廡拱翼垂紳正笏聖像肅如而秋陽江漢之容可仰而挹也一時門弟子亦各以像從享焉升斯堂也與若周旋揖讓

于杏壇之列者舊有洞學田數千畝以供四方來學之士博士實顓主之至春秋二仲則祭奠如郡縣之儀此其禮胡可廢而其田胡可棄而鬻之民也萬曆癸未夏六月侍御賈公以竣事候代南康嘗嘆時事之非而慨然志復其舊因命司理柳君葦覈其事而余亦幸同事焉維時太守潘公尤悉心經理之今雖未還舊額而鬻之民者已歸其半矣後之捧檄江右者能心侍御之心事太守之事則洞學之興也豈在淳熙後哉

紀提學趙函乙增置洞田記

熊維典

學憲合肥趙公歲試南康率郡屬及弟子員遊白鹿洞感朱陸之遺申義利之訓諸生皆有省公慨然欲興洞學委百金于星子薛令使修葺壇宇令請曰大修乎則百金猶少姑小葺之則洞租可給頃有官產若干奉檄名買若以此金輸直于官可得田五十畝而歲賦其入以資洞學不尤善乎公曰諾令乃請凡于院遂舉行之諸生曰金之爲修也有盡田之爲修也無窮又曰待彼故有盡自修故無窮今君笑曰推

此義也可以諭學夫詞章記誦謂之俗學自今爲之
則所記彌下而求工騁速非不可以倖而捷而推之
于試用則已窮況有所謂不朽者哉夫持錢買水不
如掘井汲之爲可繼也頃學憲爲諸生較藝每推本
于詞源而以明經窮理爲諸生最誠欲以文章載道
而應不窮則亦諸生之田也而何假于記誦之陋諸
生處此必擇之審矣諸生曰宗師之惠我諸生如此
諸生安敢不祗奉至意請識之令君以告于白鹿山
人汝其言而爲之記

宣聖誕期碑記　張貞生

孔子一身布集古帝王君相之大成崛起爲萬世師即堯舜禹湯文武周公復生莫或等倫宰我知言至以爲賢于二帝而世乃奉青牛白馬之教出而與之角爲主持之論者則曰攻乎異端爲調停之說者則曰三教一家以孔子之道高德崇未易名稱二氏顧栩然爭幟並驅使有心世道者不幸而爲主持之論又不幸而爲調停之說自調停之說開致二氏顛倒人心迷離習尚而世之佞之者相與崇飾侈靡寶塔

梵刹金碧燦耀偶與君牟尼降生成道之辰則傾相
莊嚴男女輻輳裒忍作禮我孔子則自京師以逮省
會國學州邑學外不聞有設立宮墻者上下兩祭外
不聞有時獻告虔者至叩以玉麟吐書兩楹感夢之
日則茫無以應嗟乎孔子為萬古照長夜一鐸振聾
蒙而舉世崇二氏之教乃勝于孔子之教豈非惑哉
雖然無惑也聖人之道譬如天地人終日戴天不知
高終日履地不知厚甚則雨暘不時水土不濟天地
之大人猶有憾故就天地言天地雖日恭行薦羞庶

幾昭格天地不任德否則天地亦不任怨孔子道配天地世之人雖歲舉禋祀于孔子無加即時祭無聞或火其書指爲僞學于孔子亦無損然則今日以佞二氏者事孔子我知孔子不受也如是則聖人所誕之辰可日八月廿七日亦可曰十月廿七日所諱之日可日二月十八日亦可日四月十八日要在吾儒佩服實踐洋洋如在不可度思而在我孔子初何嘗有心其間日此爲吾誕辰此爲吾諱日某也領祝某也不領祝而與二氏同一感應借杳冥荒唐之言以

欺人乎不可知哉歷代帝王有過魯而祀大牢者有祀于闕里祀于辟雍者太子釋奠則始自晉武大始七年舞六佾軒懸則始自南宋元嘉廿二年勅有司行釋菜始自元魏每月朔勅祭酒博士以下及太學諸生行禮始自北齊大學每歲四仲月上丁日釋奠州縣學每春秋仲月上丁日釋奠則定自隋相沿迄今或加隆舉行或改用木主或增議從祀獨未聞從孔子誕期諱日一行祀典者誠以聖人之祭未可與仙佛一例並觀乃山陰韓子閔世儒不知聖人

所誕所諱遍考諸家而以聖人誕日在周靈王廿一年十月廿七日卽今之八月廿七日諱日爲周敬王四十一年四月十八日卽今之二月十八日定期梓行告世已又念鹿洞爲前賢論學名區鐘鼓煌煌莫踰于斯跋涉數千里屬余誌之勒碑鹿洞使人人知所敬禮每屆誕辰諱日籩豆簠簋對越恐後得毋欲崇正息邪使以今之祀二氏者轉而祀聖人而聖人要豈因此歆其祀饗其儀哉獨是吾儒雖有志聖學精非韓子指宗則終身倀然譬人子幼失怙久相遺

志一旦有人告以墳墓所在生于何時卒于何日未有不昊天罔極悲從中生者由是孝思感興讀父遺書繼志述事求不背先訓而後即安則今之遊聖人之門者往往口稱宜聖動違軌則誕謾佻達風尚日衰至爲二氏所譏一旦告以聖人所誕所諱之日而人或從此憬然有悟肅然起敬矧鹿洞兵燹後聖賢廊廡日就頹圮得亟定誕諱之期以告同志俾聞風而起者徽獨崇修書院肅瞻遺像方且舉考亭學規象山義辨重行講明務求無愧則異端熄而聖道著

其爲功來學又曷可少哉如徒以稽若誕辰諱日以俗之佞二氏者轉而祀吾孔子我知孔子必不受韓子亦何必走數千里屬予誌之以傳不朽也耶

署府同知蔣國祥重建二賢祠記

西江十三郡獨南康轄四邑廣袤不過三百里蕞爾外無他產可謂隘且瘠矣特以宋元公周子文公朱子舊治遂赫然著稱志蓮池者泛彭蠡而擬渤海之觀遊鹿洞者望匡廬而想泰岱之勝豈非地以人重哉顧世之重二公者皆謂周子當熙寧初爲南康守

志稱其興教善俗民安其政士宗其學朱子以淳熙
五年被南康之命居官者二年興學宮建官廨蠲租
賑粟築堤惠民善政尤著此其說固也而不僅是也
古之循吏既遷去而民思之不忘爲立祠祀者衆矣
始而推崇繼衰息而二先生則合屬官僚春秋朔
望虔奉至今要其政事根本理學太極通書主敬致
知直遡鄒魯之淵源足垂天壤爲不朽也府舊有祠
在儒學旁朱子建以祠周子配以二程張敬夫爲之
記朱子歿軍守陳宓以二程別有從祀乃奉周與朱

同祀此二賢祠所由昉也淳祐間郡守倪灼又拓地
上剏閣下爲堂取高明中庸之義元末燬於兵燹洪
武初即其舊址作屋三楹間爲祠以復其舊見王文
忠記志謂洪武間改建於府治東者誤也讀張元禎
府堂記云儀門東爲二賢祠以祀濂溪考亭二先生
則改建其成化間郡守曹公覬夫惜基址湫隘上風
旁雨且逼近門路漫無防閑婦子嬉遊役夫乞人時
爲休息之所非所以妥靈爽肅觀瞻也祥八載於茲
久欲拓其規制而散員力弱今晉府篆商之同寅許

君及合屬邑守僚佐咸有同心共捐俸門漸移置今所奕塏弘敞庀材鳩工爲正堂三間高丈有九尺廣三丈八尺深二丈六尺前爲門塈𧰼以周垣旁立義學延師課子弟爲居守計經始于辛卯季秋六閱月而落成嗟乎善政被於一時典刑垂於後世統緒接乎往聖學術啓乎來兹此蓋天下百世之所共宗而南康一郡獨獲沐二先生之遺澤爲尤幸也余之新其祠宇豈惟是爼豆之爲耶讀其書而法其人遊其宇而思其道以之持己則峻理欲之防以之治人則

嚴王霸之辨以之論學則儒與釋必不可以同歸乎

一願與郡之人士交勉焉二先生之靈其式憑乎因紀

祠事而并言其要如此

提學冀霖講堂碑記　　李鳳翥

自召伯廵行布化舍於甘棠而名南之詩傳數千年

而郡替列大夫君子身任名教爲先儒羽翼續前聖

之規模其人其地豈不與名山勝境並傳不朽乎白

鹿洞之有學使冀公講堂宜矣公於辛卯臨洞觀

文廟歪頹其中舊存　聖像年深零落慨然歎曰禮稱

君子將營宫室必先宗廟則有本也萬世之師士林仰為宗廟本孰大焉此而不修咎將誰諉念山中雲霧蒸濕且榱桷棟梁無一非松易於蟻蝕吾必從新別建全易以杉庶其可久乎於是亟捐清俸選材爲柱選石爲礎鳩工授式殿廡門闌次第於會城構就從章江運至洞門數里外乃即原基登其輪奐施其丹雘所新 聖賢諸像皆摹倣於曲阜之庭巍然生色 公不集衆資舟楫人夫悉依民價自僱不勞民力計其工之歷歲也始於壬辰成於甲午跡其措眷

書院之士也由辛卯迄今凡四載恒繼粟以贍師生士或家修不給而妨於此乎牘之書籍器用有置家勵其躬行琢磨其制藝歲科三試優拔俱多□□則另考一日取入康庠外郡則記名於冊以俟按其郡再試童子各奮志青雲猶蛟備矣或曰 公督悉茹榮年來十三郡之士俊偉者受知卓異者吐□□過淹滯者莫不向榮何事勞心鹿洞不遺餘力且 公曰吾所誦習者朱子耳此其過化名區與嵩陽嶽麓睢陽並稱四大書院者也況蒙我

皇上賜扁賜書而

聖學尊崇朱子尤司教之臣所當重視而不敢忽也諸生但謂郡縣庠之名專而求明書院之道大獨不聞王文成云書院之設猶軍伍中遴精銳者別爲一營乎是役也吾方慮心力之未周無以紹朱子立教之芳規也　公之勤勤懇懇於鹿洞者如此爲鹿洞踞匡廬之麓李賓客肯發其秀馴鹿有聲南唐建館置田以國子監李善道掌教號爲國學迨朱子知南康訪其故址闢精舍弘教育而立規條疏請敕額及御書

石經印本九經流俗訝之執政沮之延和殿名對復盡誠面奏始如其請遂長爲勅賜之書院足以光輔杏壇矣自是厥後代有重修姑述其修之最著者若元大德間崔翼之爲守尚邈考亭續昭懿軌若明正統戊午翟守溥福再造榛蕪繼以學使者李公齡蘊公葵踵事增葺洞田幾千餘畝若萬曆癸未吉水黃門鄒公元標力爲奏復於張江陵禁革之後豈非挽狂瀾於旣倒哉我　朝大中丞蔡公士英克體新政右文知前季兵燹頻仍洞學久墟用疇隱匿搜修而

清𥡴之禮聘吾邑先達熊公維典主洞康熙二十四
年大中丞安公世鼎學使高公璜禮聘南豐先達湯
公來賀主洞特疏入告洞中所以有書額之賜當時
奉重修意檄孰事惟虔者是惟郡伯周公燦而熊湯
二老皆前代名臣之隱者入山講學其與昔主洞胡
布衣居仁有光紫陽夫子云然余思紫陽夫子拳拳
斯洞眞有覩洞事如已事以道脉爲性命者後起修
復之功鉅細各殊惟我冀公洵可稱盡善盡美哉蓋
公竭其心加以獨竭其力行其實非以空行其名臨

洞者三諄諄指示猶如祖父之訓兒孫較之象山之
一講喻義抑又殊其久暫詳畧矣講堂公建議曰不
宜且朱子還浙東提舉濱行遺錢三十萬屬繼守者
殫厥功今甲午六月十三日　公來祀新廟告成講
席談經之餘復出白鏹六斤付南康教授熊君士伯
購田若干畝歲收其穀積之以備灑掃之用豈不與
朱子之遺意彷彿也哉余康郡人也去洞密邇里人
之肄業者且言其盛遐邇士林或有詩歌以鼓吹之
而新城章茂才景愷之賦涵泳游揚羔見士子之懽

呼有由來矣濟濟過從謂公秩滿遷擢有日當勒之
貞珉以垂教澤而願公純嘏比於名公余乃以所見
所聞敬敘而爲之記　公諱霖號潤菴山東臨清人
甲戌進士令峨嵋五年行取主事歷農部三司庚寅
冬　特簡督學豫章辛卯下車接前任未行之科考
壬辰再任合科歲而有三試兼癸巳科蓋三送棘闈
云銘曰　臨清之水清且長玉簾之泉潔且光一時
聯帶聲洋洋桃李能爲雲漢章貫道橋邊洞學昌我
公獨力煥宫墻宫墻萬仞峙層岡隆師原憲喜非常

仁聚頻爲多士勸多士欣逢敎育良掄才額數曾申
詳引掖權衡總熱腸方今
聖主重紫陽全書刊布遍膠庠星令恭聞天語彰先儒講
學示輝煌輝煌聖域挺穹蒼臣心師範此流芳流芳
勝地尊講堂芙蓉高峽衮衣裳眞宜肖像祀江鄉五
老仁壽配無疆

邵延齡建邵康節祠記

邵先生祠祀先康節公也鹿洞何以有先生祠成朱
子志也朱子守南康將於鄴林向氏得先生所書誠

子孫語及天道物理二詩命刻白鹿洞書屋以示學
者而自爲之跋尾語具載集中[illegible]考益朱子於先生
先天之學知之最深常曰康節[illegible]至靜之極如何見
得道理至此又爲先生作贊有曰天挺人豪英邁益
世駕風鞭霆歷覽無際其推尊先生可謂至矣朱子
發諸生以濂溪二程與朱子合祀講堂而不及先生
距今益五百餘年識者每以爲歉康熙戊辰延齡奉
命視學江右其明年春行部至南康未下車先詣鹿洞
延見師儒周覽名勝慨然曰洞之名肇自李渤而書

院實盛於朱子後人更擴其規模宗儒有祠先賢有祠而獨遺先生推朱子仰止之誠當亦有愀然者嘗康熙甲寅乙卯間吾家戒菴學士視學江右更五六年滿兩考又嘗捐五百金更新書院亦未暇及此盛典闕如事疑有待是某之責也夫間又按圖記訪朱子所謂卧龍菴遺跡菴在五乳峯下距菴百武有潭瀑水從閣先來奔注潭底湍激漩湧潭心黃石橫亘十餘丈蜿蜒如龍相傳菴之得名以此則又慨然曰菴名卧龍於武侯何與而從而像之又從而祠之

又刻前後出師表於石孰非後儒推朱子之意成之
祗而又何疑於先生乃出俸金若干兩屬郡守李君
度地庀材經始於二十八年四月廿六日至七月十
八日落成爲堂三楹爲門爲廡若干楹會山僧靈機
以田壹百六十三畝二分三厘求售問其値爲金百
二十兩有奇因售之爲祠田以供歲祀先是洞有三
先生祠祀鄧文莊寶李崆峒夢陽及家學士遠平嗣
成乃移文莊學士位於康節之左翼西嚮而右翼益
以鄧康僖公銳東蕃三君皆康節後裔又皆先後覲

學茲地者也而崆峒生次嫌其岑寂因憶蔡公懋德侯公峒曾皆前江右督學大儒誠可與崆峒共妥侑於三先生之祠焉李君請曰願有記乃鑱石以識月日并勒所置祠田於左俾來者有所考云

張象文紫陽祠記

朱子守南康軍重闢白鹿書院後遷浙東提舉鹿洞諸生立生祠奉 朱子開而遺書撤之歿後開禧乙亥復以周濂溪程明道伊川三夫子並祀宗儒祠以陸象山王陽明二先生合祀爲此 朱子之祀所由

求也歲丁卯我
皇上頒賜學達性天扁額初與大成殿萬世師表同懸太
萬世師表尊 宣聖也學達性天崇紫陽也今以紫
陽之扁加宣聖之堂於義弗協余乃與學博熊君之
伯言鹿洞禮敎攸關其所以妥侑 朱子者有所
盡須詳明院司道憲更於 宗儒堂外擇先賢舊址營
建祠一所前後二進專祀 朱子東西位配以鹿洞
從事者十有四人顏其門曰白鹿洞紫陽書院棟宇
堅樸規模弘敞多士慰焉 盖濂溪涖南康軍時鹿書

久湮二程未至鹿洞望而祀之象山來自金陵講書勒石未曾專駐陽明擒宸濠遊匡廬憩鹿洞手錄大學中庸古本及獨對亭題咏鐫石立洞兼置田養士其功蹟俱不可泯統祀宗儒宜也　朱子守南康才二年善政惠民郡乘彪炳惟經營鹿洞書院立殿堂請勅額校書籍置田並惓惓以昌明正學教育人材爲念上以紹千聖道統之傳下以開奕世師儒之緒

重荷

聖天子眷注寵錫良有以也余忝任康郡數年來水虢賊

守毋坐六案堂常樓錫若用是廟俎豆爲蘋蘩崇祀
朱子於鳳泉雲壑間不亦宜乎工始於某年月日告
成於某年月日董其[illegible]濬學傳德士伯弁識之